

淡淡 鸳鸯梦

胡兆铮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胡兆铮 著

驾梦 淡淡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鸳梦淡淡

胡兆铮 著

责任编辑:李晓茹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内大街 137 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75 字数:124千

1994年6月第1版 199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册

ISBN 7—5062—1497—0/Z·66

定价:5.50元

本书包括《鸳梦淡淡》等中、短篇小说 18 篇,其中一些篇章是首次发表的。作者胡兆铮先生系香港文学世界联谊会会员,浙江省温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他的作品侧重描绘当代人的现实生活、婚姻家庭及令人寻味的故事。其作品风格清纯淡雅,自然流畅,故事感人肺腑,情节跌宕起伏,文笔洒脱,意境隽永,不仅能给人以艺术享受,而且更能给人以情操陶冶,读来亲切感人,教益良

目

录

- 红豆的遭遇(1)
洁白的云(4)
你知道自己是谁(10)
又见葡萄叶绿时(13)
三月麦秆做吹箫(17)
记忆中的一片红叶(38)
碧桃花誓(43)
微风(59)
这是你吗?(65)
暖袋(80)
心脏位置不正的人(87)
未划完的辅助线(93)
鸳梦淡淡(97)
妙果寺钟声(142)
透过碧绿窗幔的灯光(147)
枫树林的歌(159)
不足为怪(169)
不是一般滋味(173)

红豆的遭遇

凭着伯父是华侨，他总算把新房里的一切现代化摆设搞齐全了；总算把“结婚谈判”时女方提出的X个条件给满足了；总算……总算把那位风度翩翩的时髦女郎给娶来了。

蜜月里的第二天，新郎新娘又收到了一件海外的礼物——当然又是伯父寄来的了。

他们小心翼翼地拆开细致牢固的包装，于是，一个小巧玲珑描金黑漆的盒子便呈现在他们的前面。

里面会是什么宝贝？新娘笑逐颜开地猜：“钻石？珍珠？玛瑙？”

她用喜悦得微微颤抖的手打开了这个精美的小盒子。

两滴鲜红的颜色赫然映进眼帘。

“啊！是红宝石？”新娘惊呼了出来。

新郎审视良久，才惊喜地呼出：

“啊！是红豆！”

“什么？红豆？该不是粮店里出售的那种夏天做冷饮的红豆吧？”

“不……不是……是南国的红豆！”

“南国？南斯拉夫的？”

“不……是我们祖国的……”新郎激动得结结巴巴。生长在瓯江边的他这还是第一次看见南国的红豆。啊，红豆！他过去只在伯父的来信中知道它们的来历。如今，这两颗红豆就摆在眼前，在白丝绒的衬映下，是那些晶莹光泽，透剔可爱。

那是四十年前，伯父临离开祖国之时，在广东采摘了两颗红豆，把它们带在身边。他准备献给未来的意中人，一位中国姑娘。

长期的海外飘零竟使伯父没能遇见一位中意的中国姑娘。这两颗红豆也就跟着伯父一道飘泊异国，无从寄托。

命运竟使伯父和一位外国女郎结了婚——他一直就没有把这两颗红豆献出去。

他来信中说：一旦侄儿得到一位祖国女郎的爱情，在新婚蜜月里，他一定寄这两颗红豆来祝贺。

新郎凝视着两颗红豆。那红色的光泽里似乎闪烁着伯父的宿愿，伯父的梦想。

金 新娘洁白的丰润的手轻轻一拍新郎，才使他从沉思中惊醒。新娘已回嗔作喜，恍然大悟地说：

“伯父既然万里迢迢寄给我们两颗豆，说明这豆比珍珠还值钱。这两颗豆一定是无上的补品，吃下去比人参还更有效的。你看，刚好两颗。你一颗，我一颗，怎么样？把它们拿到厨房去吗？”

“啊！”新郎大吃一惊，“这不是吃的。这豆又名相思子，是寄托爱情的信物。唐诗里有‘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你听，它们是多么地富有诗意啊！”

“不——既然是豆，那就一定能吃的！”新娘还是执着自己的意见。

“告诉你不能吃就是不能吃！”新郎感到心上被浇了盘冷水。

“我偏要吃！不然，它们做什么用啊？”

新郎无言以对。是啊！豆当然可以吃。他仿佛记得以前在哪本书里看到过，确也有人把红豆煮来吃。可是怎么能把这两颗红豆也拿来吃呢？那会是一番甚么滋味呢？

“这两颗红豆是绝对不能吃的！”新郎再一次坚持，“听说谁若是吃了这种豆，便会变成白痴，连什么是感情，什么是相思，都知道了。”

“啊……”

显然，这几句信口胡编的话倒把新娘给镇住了。她愣了一会儿，却又闪过了什么绝妙的念头，娇滴滴地说：“回过身去，不能偷看。我变个样子给你看。”

新郎面壁而立。当他接到准予转身的命令时，回头一看，顿时呆住了。

在那小盒子的白丝绒衬底上，两个金戒指闪着熠熠的金光。

新娘得意洋洋地说：

“这个盒子如此精美，要它盛放什么豆真是辱没了它。我看只有把金戒指放进去才相配。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要说的呢？”

新郎颓然地坐倒在椅子上，他看见那两颗红豆被抛在桌子上，东一颗，西一颗。那鲜红鲜红的颜色啊，可真像是从心里流出来的两滴血。

洁白的云

也许已经走过了两条大街吧，当转入湖畔的林荫路时，我还在后面跟着她。

姑娘绝没想到，在她的后面会跟着个青年男子。她一直没有回头，带着不可一世的傲气，昂首阔步，高跟鞋在路上敲出了响亮的节拍。她在充分享受路上行人投射过来的羡慕眼光。一些姑娘在走过她的身旁后，还停下来回头看她，有的眼睛中还闪着明亮的妒火。

她何以会这么引人注目？

啊，她就凭着身上的一件中短大衣。正是这件白得耀眼的中短大衣，使她在那些万紫千红、花枝招展的姑娘中间别具一格，风度出众。一句话，她就凭着我所设计的这件“洁白的云”——我赠与自己作品的一个富有诗意的称呼。而这，也正是我的脚步被她吸引着的原因。

我在欣赏着她那优美轻盈体态的同时，心底也不由得产生了疑问：她究竟用什么办法穿上这“洁白的云”？要知道，这件中短大衣是非卖品，而是展览品啊！

我所设计的这件春大衣，获得了市服装设计比赛一等奖。

服装展览会虽然已闭幕，但我的作品在半个月后还要参加省里展览。目前，它仍被保存在市展览馆里。可这会儿，“洁白的云”怎么会飘到眼前这位姑娘的身上了？

说实在的，有哪一个姑娘不被这朵“洁白的云”所吸引啊！当它陈列在展览馆的橱窗里时，前面拥挤着多少姑娘！我也经常在橱窗前流连。她们当然不知道这件春大衣的设计者就站在旁边。从她们那发自内心的赞叹声里，我的辛勤劳动得到了报偿。且不说我在设计过程中花费了多少心血，要知道，我是按着理想中的优美身材而设计制作的。当时，我沉浸在艺术创作的美好享受中，脑海里盘旋着希腊女神维纳斯和埃及女王克莉奥帕特腊的体态；我想象着文成公主入吐蕃时的披风，昭君出塞时的斗篷……啊！我简直在它身上灌注了自己的青春热情和梦幻。当它制作完成时，我面对着它真是如醉如痴，一连几小时凝视着它。仿佛它是我心爱的姑娘，百看不厌。

是的，它的确百看不厌。那交叉在前胸的淡棕色的皮毛翻领；那袖口、边沿勾勒出来的黑金丝镶边，都是只有在油画里才能见到的色彩和线条。

老实说，穿这件艺术品的女人还只存在于我的想象之中，我还从来没有把它和现实中的人联系在一起。所以，当我刚才看见前面行走的一位实实在在的姑娘穿着它时，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我犹如一个梦游者般地跟在她的后面了。

显然，这位时髦姑娘的手腕是超群的。她居然能施展神通把展览品给借出来，并且穿上它招摇过市，在众目睽睽之下出尽风头。此刻，她该是何等的自豪和满足啊！

“洁白的云”，当它作为艺术品摆在展览会上时，领受了

人们的赞叹；而当它穿在一位妙龄女郎的身上时，更是百倍地增添了魅力。不知是姑娘的身材使这件春大衣显得更漂亮，还是春大衣使姑娘的体态更轻盈？反正，她和它是路上行人视线集中的焦点。

我跟着她。对于我来说，她正像一个称职的时装模特儿在大街上作活动展览。路人们投向她的赞赏目光使我感到无比的欣慰。

春寒料峭，微风吹动姑娘的波浪长发；还有那咖啡色的喇叭裤、黑色的高跟鞋……一切是那么和谐，那么美好。这正是一年中穿着大衣的最佳时光。我真被眼前的景象陶醉了。

前面是一座水泥桥，桥面拱成弧形。桥边，一辆垃圾车正在上桥。由于垃圾载得很满，又是上坡，那位拉车的姑娘虽然用尽力气，但车子却很少前进。她气喘吁吁地向时髦姑娘投去求援的一瞥，但时髦姑娘却无动于衷，昂然地从旁边过去。我一见此情景，便撇开了那个活动展览品，紧走几步，帮着把垃圾车往桥上推。当这辆超载的小车好不容易被拉拉推推到达桥顶时，我正想松口气，那车却直向下坡冲去。我又连忙在后头拚命地拉，但人还是不由自己地跟着跑。

那位时装模特儿正在马路当中怡然自得地走着，这辆下冲惯性很大的车儿，只好极力从她的旁边绕过去，车子总算没有碰着她。但由于颠簸震动而扬起的垃圾灰尘，有稍许被风吹到了那件春大衣上面。

“呸！你们瞎了眼吗？怎么拉的这骸骨车？”尖厉的叱责声冲过来了。由于惯性大，车儿在驶过了一小段路之后才勉强停下，那位时髦女郎也已经从后面赶上来。她气势汹汹地指着清洁工，提高了调门：“扫垃圾的！不会拉车就别拉，如

果撞在我身上，那还了得吗？”

清洁工慌不迭地从灰色的工作服口袋里掏出一条手绢。我看见有件东西跟着从她口袋里掉了出来，但她顾不得拾，只是一边慌忙拿手绢给那春大衣掸灰，一边抱歉说：“同志，真对不起。因为刚才就是从桥上往下冲，车子不听使唤，没有弄脏衣服吧……”

时髦女郎连忙往旁边一闪，鄙夷地说：“快拿开你这块脏布！我这大衣要是被这脏布沾上，可真个没救了。”

她从裤袋里抽出一条香气扑鼻的花手绢，轻轻地在大衣上掸着掸着。刚才本不过是少许的尘灰飘上去，而大衣的料子又是高级尼龙的，所以没几下就掸得干干净净了。但那时时髦女郎嘴里却还在不干不净地嘟囔：“幸亏没事，要是真的弄脏了，你这个穷拉车的赔得起吗？”

“我赔得起！”这时，我忍不住了，冷冷地插了一句。

时髦女郎怔了一下，恼怒地瞪视着我。我看着她的眼睛，冷笑着说：“听清楚吗？我完全赔得起，可大衣是被你穿在身上弄脏的，只怕你倒赔不起呢！”

当我面对着她时，才惊异地发现，这位有着动人背影的模特儿，脸庞却一点儿也不美丽：塌鼻梁，翘嘴唇；面颊上的一层薄粉，也掩盖不住那点点雀斑。我懊恼地想，也许刚才那些迎面而来的过路人之所以把目光射向她，并不纯粹是出于对这件中短大衣的赞美，有的可能是在心底惊诧：这么一件出色的春大衣，怎么会穿在这姑娘的身上？

我感到艺术被亵渎的愤怒。而时髦女郎却更加生气。为表示她的最大轻蔑，她把那掸过灰尘的花手绢狠命往地上一摔，掉过头扬长而去。

那条花手绢给扔在垃圾车的车轮边。我看见它附近的地上还有一卷东西，那是清洁工刚才在掏手绢时从口袋里掉出来的。

我俯身把那卷东西拾了起来，一看，竟是卷手稿，第一页上用娟秀的笔迹写着标题：《试论环境保护》，并有签名：白云洁。

我惊奇地把手稿递过去，问：“这么一厚本，是你写的？”

她红着脸，微微笑着解释：“我是市环境保护学会会员。每个会员要交上有关环境保护的论文。咳！这论文可真叫人费力气，比起拉垃圾车儿还吃力得多。”

说着，她俯下身去拾那条花手绢。我连忙阻止她：“快别动那臭女人的东西。要不，把它丢进垃圾车里去算了。”

“干么这样糟蹋人家！那姑娘以后想起自己今天的态度来，也会觉得难为情的。再说，这手绢挺好的，我这不就把它用上了？”她向着路边指了指。那里，有一棵瘦骨伶仃的小树离开了支撑它的木杆，和地面成六十度角倾斜着。白云洁走过去，小心翼翼地把树干扶正，用花手绢把它牢牢地缚在木杆上，并在树根周围培上一些泥土。

“你看这不是挺好吗？”她站在小树旁边，对着我笑。她的脸庞多美啊！白皙的面颊浮现着淡淡的两片红晕，还现出两个深深的笑靥。

我骤然发现，这姑娘好一副亭亭玉立的身材！我带着服装裁剪师的职业眼光，把她周身打量一番。啊，这不就是我当初设计“洁白的云”时，脑中所依据的标准身材吗！你看，就是穿着这身灰色的工作服，她也显得风姿绰约，楚楚动人。要是那朵“洁白的云”飘到了她的身上……我真希望她能穿

着那件春大衣，站在环境保护学会的讲台上，宣读她的论文。

……垃圾车远去了。我仰起头深深地吸了一口初春的清新空气。蓝天上，飘着白云。我想：何止“洁白的云”？我要为千千万万的劳动者设计出“红色的云”、“紫色的云”、“五色斑斓的云”……

让我们把生活装点得像五光十色的云霞那样美丽吧！

你知道自己是谁

当隔壁的华侨婆替我梳妆穿戴停当，我才忽然觉得：当个日本姑娘是不甚轻松的。且不说这堆砌得像富士山般的发髻，单单那个背上的包袱就够叫人不舒服的了。看看镜子，我差一点认不出自己了。怎么，就带着这么一副模样招摇过市？还是再待一会儿吧！

今晚，大学里举行文艺会演。我们外语系的节目是表演唱《世界各国人民手拉手》。那个“眼镜架导演”硬是把日本姑娘的角色派给我。倒不是我有什么地方特别像日本女（日本女本来就和中國女的样子差不多），而是他不知从哪儿打听到我家隔壁就住着一对从日本归国的华侨老夫妇。到时候，我的发髻和服装都可以请隔壁的华侨婆帮忙解决。

好不容易天完全黑了。我走出华侨婆的家门。岂料大街上华灯初上，照耀得如同白昼。行路过人显然真的把我当成日本女了。指指点点，真使人别扭透了。有什么办法呢？上午我正为晚上到校的这段路发愁时，那“导演”在一旁却说：“这不正是最好的‘试演’机会吗？”

龙门路的中段街道，有个喷水池。池中有大理石雕成的

五条鲤鱼，作跳龙门的姿态。五股喷泉就从鱼嘴里喷出。鲤鱼跳龙门，不正是象征着我们民族立志腾飞的精神吗？往日，每当我经过这喷泉，我总要放慢脚步观赏一番。这时，我走到喷泉旁边了，可我看见了什么啊？

一位黄头发、白皮肤的外国女郎，高高的鼻梁上架着副墨镜。她一手拿着条陶瓷制的鳄鱼，和池中的大理石鲤鱼对比着看。见她对那鲤鱼又是摇头，又是挥拳，嘴里不时发出轻蔑的“哼”声。那鳄鱼的样子既丑陋又凶残，可她的神气分明是认为喷水池中应放置这种外国的恶鱼才行。突然，她弯腰从地上拾起一把小石子，向池中的鲤鱼狠狠掷去；小石子雨点般落在鲤鱼身上，发出清脆的回声，而她却放肆地哈哈大笑。

这种事怎么叫人忍受？我气愤极了。我上前用英语厉声加以指责。

外国女郎转过身来，直愣愣地看着我。大概她没听懂。

我用法语重复了一遍。她仍然毫无反应。这么看来，得用俄语了，可我的俄语还不大行。我看见她的旁边站着个时髦青年。哦，对了，这准是翻译，我正打算用汉语通过翻译告诉她时，只见那时髦青年一下子把手搭在她的肩上，骤然高声大笑起来：“宝贝，笑死我了，看人家真的把你当成外国女人了，连这个日本姑娘也把你当成了外国女人。宝贝，全市就只有你最时髦了。”

“哈哇！”那假冒的外国女人也跟着欢呼，“现在谁也认不出我是中国人了。对，你说什么地方可以把眼睛染成绿色的吗？那一来，这副墨镜就不用戴了。你一定要去打听一下啊！……不过，这日本姑娘说什么来着，听不懂，真可惜！”

“我猜她多半是赞美你长得漂亮，她看你是外国人，才愿意找你说话。”

“看样子，她不懂我们的话，看她傻呆在那儿。不然，就可以问问她刚才的日本话是什么意思了。”

我确是傻呆了。我猛然意识到自己“日本姑娘”的身份。好吧，就不懂他们的话吧！被我听懂了，他们不怕难为情吗？

喷水池旁边的广播里正播送一出英语广播剧，一句很响亮的台词传了过来：“……Oh fool……”（啊，傻瓜），那假冒的外国女人一边挽起时髦青年的手，一边高声模仿着那句台词，“Oh，fool！”

直到他们走出老远，她的那句“Oh，fool”还随风飘了过来。